

江阴名贤文化丛书 第一辑

江阴市档案局

策划

江阴市暨阳名贤研究院

JIANG
YIN
CAI
ZI
YE
DING
LUO

李建华
著

江阴才子叶鼎洛

大学出版社



江阴名贤文化丛书 第一辑

江阴市档案局

策划

江阴市暨阳名贤研究院

JIANG
YIN
CAI
ZI
YE
DING
LUO

李建华
著

江阴才子叶鼎洛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阴才子叶鼎洛 / 李建华著.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8. 12

(江阴名贤文化丛书 / 张伟主编. 第一辑)

ISBN 978-7-5672-2557-2

I. ①江… II. ①李…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77526号

江阴名贤文化丛书 第一辑

策 划: 江阴市档案局
江阴市暨阳名贤研究院

书 名: 江阴才子叶鼎洛

著 者: 李建华

责任编辑: 倪浩文

出版发行: 苏州大学出版社(Soochow University Press)

社 址: 苏州市十梓街1号 邮编: 215006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网 址: www.sudapress.com

邮购热线: 0512-67480030

销售热线: 0512-67481020

开 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13 千

版 次: 2018 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8 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72-2557-2

定 价: 78.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512-67481020

编 委 会

名誉主任：程 政 许 晨

主 任：张 伟

副 主 任：蒋国良

主 编：张 伟

执行主编：蒋国良

副 主 编：李孜渊 徐泉法

编 委：张 伟 蒋国良 徐泉法

李孜渊 单 旭 许建国

陆正源

序 言

江阴，古称暨阳，因地处大江南岸而得名，是一个拥有约7000年人文史、5000年文明史、3800年筑城史、2500年文字记载史的江南古城，在约5000年前，就成为前太湖西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

南宋江阴籍左丞相葛邲曾对人杰地灵的江阴有过这样的评说：“得山川之助，故其人秀而多文；有淮楚之风，故其人愿而循理。”从古至今，江阴一直为世人瞩目。

曾经因“南龙之末端”“江尾海头”的独特地理位置，使江阴早在殷商时代就出现了江南地区最早的城池和公共建筑。泰伯奔吴，筑城于江阴左近；季札分封延陵；后又成楚国春申君黄歇采邑；江阴史称“延陵古邑”“春申旧封”。吴文化和楚文化在江阴的交织，构成了江阴独特的地域文化，让江阴成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

北宋王安石考察江阴曾留下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黄田港北水如天，万里风樯看贾船。海外珠犀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当时的江阴与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着贸易往来，其繁华程度称雄江南。

历史沧桑变化，社会兴衰治乱。“锁航要塞”的江防地位，使江阴历经战乱，江阴城一损于元，二劫于倭，三伤于清，又毁于日侵战火。城内有宋建“兴国古塔”，直奉大战时被炮火削去塔顶，虽历经千年仍岿然屹立。这是江阴古城的标志，也是江阴文化传承的象征。江阴古城南北两门曾悬挂门额，南称“忠义之邦”，北名“仁让古邑”，这是江阴文化浓缩的精华，它闻名于世，传承不衰。江阴无数仁人志士在以忠义为特质的江阴文化感召下，崇学厚德，忠义守信，开放争先，创造出令人瞩目的业绩。季子为江阴开创了仁让文化的源头；八十一天守城抗清为江阴博得“忠义之邦”的英名；徐霞客集江

阴文化之大成，带江阴文化走向世界。历史走到今天，更有吴仁宝、俞敏洪这样的江阴名人，传承弘扬江阴文化于中华大地。

研究乡邦历史，传承名贤精神，弘扬江阴文化，是行世二十余年的江阴市暨阳名贤研究院的立院宗旨，在已整理出版两千余万字江阴文化资料的基础上，又着手精编“江阴名贤文化丛书”，欲使江阴乡邦文化的整理研究更上层楼，为江阴文化的传承再献佳作。这是一项立足长远的文化工程，幸逢习近平同志近年多次倡导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得江阴市档案局财政支持，双方愿努力合作，发挥名贤研究院众多人才作用，编撰出更多更好更贴近江阴地方特色的文化丛书，为江阴文化增添光彩，更为我们的后人钩沉史实，留下传承辉光。

蒋国良

2018年6月

序 言

我喜欢这样一个安静的夜晚，告别了白昼的喧嚣，感觉心灵也找到一处栖息之地。静静地躺在床上，床旁边一台打开的电脑里播放着轻音乐，是我较喜欢的那种音乐，诸如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某些插曲之类，安静，忧伤，仿佛一个人在诉说什么，任忧伤蔓延，任思绪飞舞。

对于人生，我除了忙碌一些俗不可耐的事，只会在每天的沉重中度过，当我每每回首往事时，会发现，原来我的一生并不曾为自己活过。

由这个话题，闲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学创作颇为活跃的江阴籍作家叶鼎洛。失意落魄是他最大的标识，他的文学所表达的也基本围绕这个母题，个人的伤感颓废与其作品里的婚恋故事在精神内核上已然有些契合。如果说前者大多是四处奔命、人生不顺、战火纷飞等不可抗拒的现实因素导致的被动流浪，多倦游、哀叹、思归，是不得已而为之，那么他个人一生的挫败，本身就构成了他生命存在的状态。

背井离乡是痛苦辛酸的。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完全可以选择不去过颠沛流离的漂泊生活，但无法满足的精神欲求使他们不能安定于现实家园。“走出去”于他们而言，不仅仅是肉体的流浪，更是精神的无依。背井离乡在这里已经不是由于生计所迫、人生失意而流浪，完全是出于形而上的精神欲求驱使。这一点，我觉得是较为切中要害的，在我阅读了他们那一代人的几部传记后，就非常赞赏他们，并因他们能洒脱地为自己活过一回而击掌。

暇时，我曾拿叶鼎洛跟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作比较，除开郁达夫，基本都是严肃有余而率性不足，包括鲁迅、胡适、刘半农之类。让我清楚地记得，他们的个人生活还很守旧。

我羡慕叶鼎洛的率真，为了自己的追求，可以说是不顾及其他。他的小说大多以自己的真实遭遇为蓝本，并且敢于直陈自己是小说中的男主角，叙述的是他自己的艳遇。当然，这场艳遇的情节是经过了不同程度的艺术虚构。他的大胆不讳，与唐代张鹭的《游仙窟》相近，文本中均有绘声绘色的男女生活的描写。这样一位看起来风流倜傥的文坛才子，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政治背景里，显得太不“入世”。叶鼎洛很少写跟风作品，故在1949年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直至20世纪90年代，在一股回归文学、回归现实、回归艺术个性的潮涌中，他才被人提起，人们才重新发现他在新文学史上的意义。

我们翻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档案袋，叶鼎洛在文化战线上确实是名多面手，除了小说、绘画、表演外，还有散文、诗歌、剧本、文学评论、论文等行世。单以小说而论，其所抵达的思想艺术高度，是有目共睹的。他和沈从文一样，属性就是真文字。他对伟大作品的姿态、模样与腰身，有自己很确切的理解，这本身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按照我的阅读习惯，我希望作家能够为读者提供更多的精神可能性与语言向度。叶鼎洛偏重于私生活的写作经验，我觉得这种惯性状态，如果能够早一点规避，生命自身的抗干扰能力可能会大些。他的精神在另外一个特殊的空间获得舒展和拉伸，作为不得志人群的精神漫游式写作，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了精神的“痼疾”。这一点，容易引起读者对他们这类作家的误解，特别是在要求大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热潮中。

布罗茨基说：一位伟大作家是一个能够延长人类感受力之视角的人，能够在一个人智穷计尽时为他指出一个好机会，一个可以追随的模式。叶鼎洛追随的模式是什么？很显然，他的文学性写作，在当时，还没有其成长的土壤。

有一段时间叶鼎洛是想用新我去历经一场“火浴”的，把焦灼与痛苦、奔突与追求融化于新作品中，以印证风雨夜归的人情世态。

例如晚年未能完稿的《梨园子弟》，是否有意要挑战茅盾先生的《锻炼》呢？但它们原本是不能作比较的两个文本呀。晚年的叶鼎洛克服困难写着，他活得不再洒脱，一张皮多肉少的脸，因为辛勤的付出而被时间无情地刻上沧桑的印迹，他脸上手背上的老年斑，越发明显。

生活，伴随着的不仅是激情，还有那不能言说的伤痛。

叶鼎洛身上携带着大量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一个有非凡印记的人。经过历史的淘沙和沉淀，他的绚丽人生和在文化艺术上的成就，将会成为本埠文化研究的一个课题。

作家面对这个时代，永远是不安的，永远是困境，无法突围。叶鼎洛为一段豪气活过，但他的作品没有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重在表达男女的精神世界：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所思、所想、所喜、所忧。他的敢于担当，他对弱势人群的关怀，他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态度以及对个人情感的坦诚，让我生出无穷敬意。

叶鼎洛永远做着临时性工作，生活中也没有牵挂的人，这样的境遇，让他获得了自由，让他形成了放胆为文、率性而为的特点。他始终认为写作必须是有意思的——有意思的形式、有意思的故事、有意思的背景和有意思的荒谬。问题在于，我们在作了今昔对比后，如何把当下这些“有意思”写出来。

我觉得还是来捧读叶鼎洛作品吧，多读几遍。因为叶鼎洛的小说，的确写出了我们人类自己的灵魂。他用自嘲或同情之笔写男女之事，用真实与虚构杂糅之法，讽刺世相，其良知和正义感包含着人性品格与人性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因是“自己的生活”的文学，故“不事雕饰”而风韵绵延，引人回味无穷。

叶鼎洛给别人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有学生回忆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在县中读初中，叶先生曾是我的语文老师。他是“五四”时期新文学作家之一，人中等偏高，不修边幅，长方形脸，留着短短的胡须，穿着长衫，讲课时声音不高，慢慢腾腾的，边讲边在教室内踱步。他讲古文，喜欢边讲边吟唱，我们都感到很新鲜。他很少直接提问学生，也不大与学生交谈，我行我素，给我一种旧文人

无限清高的感觉。至今，我一闭上眼，就会在脑子里浮现出他带有“孤芳自赏”的身影。我记不清他教了我们多长时间，但他的语文教学却成为我语文水平开始提高的坚实台阶。

或许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后人们会淡忘我这个曾经写作的人，但只要我们的文学能成为某个生命段落中的一点印记，就够了！比如此时萦绕在我脑海里的叶鼎洛。

像叶鼎洛这样率性，走陌生的路，看陌生的风景，遇见陌生的人，不好吗？

叶鼎洛走着一条逐渐低落的人生之路。

其实，苦难经历对于作家是有价值的，因为所有苦难都可以在他的文字里化为艺术，得到升华；苦难经历对于作家又是一切，因为有过大苦难才识得大人生。

叶鼎洛有别的作家所不具备的“闪光点”。作为后辈的同乡人，对于他的被遗忘和受到毁誉参半之遭遇，心里略有不平。早在十多年前或者说是二十年前，当我偶有闲暇，便利用“时间的碎片”开始搜集叶鼎洛的生平史料和其出版的著作，许多年进展不太明显，可靠材料还是缺乏。近几年，我又转向研读与他有过交往的文化名人传记，从中寻找叶鼎洛的“蛛丝马迹”，还从一些史志、名人的日记和书信中觅寻线索。比如在《杭州市志》上就考证出传主所读的学校和年份，纠正了原有生平介绍上说是所谓刘海粟创办的“杭州艺专”或什么“上海美专”之类讹传。另外我还在赵景深的日记中，查到了有关叶鼎洛处女作的内容、有关组建“绿波社长沙分社”的信息等。而从叶鼎洛给田汉的一封信件中，又隐约觅寻到了叶鼎洛的第二次日本之行等资料。在严平发在《收获》杂志的一篇纪实文学《他们走向战场·埋伏》中，我又逐渐梳理清楚1938年后叶鼎洛及其抗敌演剧队行军的履痕。

还有许多史料，是到实地采访或于图书馆和网络查找获得，遂使一些处于隐匿状态的信息得以浮出水面。功夫不负有心人，对一个人的史料一旦读通，就可以摆脱材料不足的制约，因为许多东西已经潜伏在

某本书籍中，就等着魔高一丈的有识者来“失物招领”。这是我写作中的体会。

这是一次耗时的大工程，由于是一己之力的采撷，加之“炼字”功夫和修辞学素养缺乏，文本瑕疵在所难免，期望各界有识之士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更正。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小城童年（1897—1906）	1
第二章 烙印深深（1906—1912）	9
第三章 杭州苦学记（1912—1918）	18
第四章 日本留学记（1919—1922）	22
第五章 在上海立足（1922—1924）	38
第六章 湖南一师任教（1924—1925）	44
第七章 加入南国社（1925—1927）	57
第八章 在沈阳当教员（1927—1928）	65
第九章 养病的日子（1928）	70
第十章 参与《大众文艺》编辑（1928—1930）	84
第十一章 两次见鲁迅（1930—1931）	91
第十二章 在开封河大（1931—1933）	100
第十三章 上庐山当教官（1933）	108
第十四章 河大的抗日救亡（1933—1938）	111
第十五章 抗战洪波曲（1938—1946）	134
第十六章 从东北撤回重庆（1946—1947）	159
第十七章 落叶归根（1947—1949）	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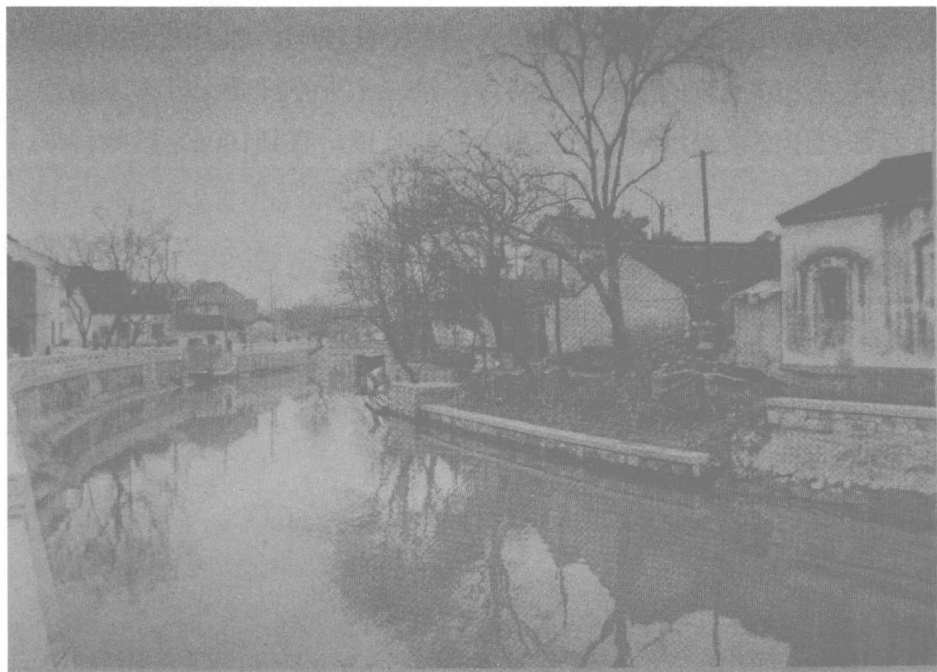
第十八章 从兴奋到困惑（1949—1958）	184
尾 声	203
叶鼎洛生平大事记	207
参考文献	219

第一章 小城童年

(1897—1906)

那时，江阴南门运粮河上船只很多，远远望过去，桅樯如林，水运繁忙，近前便可听得桨声喁喁，几乎日夜不停。稻麦收割后，用船载运到无锡、苏州、常熟等各处出售。

运粮河旁石子街东首的十方庵，二月初八是庙会，热闹更不必说了。传说庙会这一天，是茅山菩萨生日，从初七到初九，四乡八邻、男女老少纷至沓来；各地商贩赶来做生意，百戏杂呈。初八这一天人最多，乡下姑娘结伴而来。当时有句顺口溜：“正月八，二月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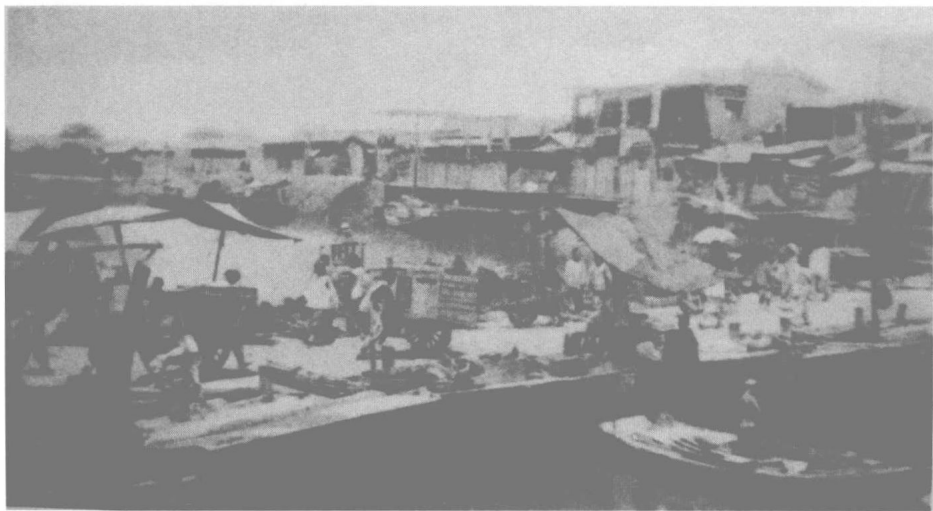
南门船帮里

乡下姑娘痴心发。一心要跑二月八，大红鞋子肉色袜。粉红鲜花两鬓插，荸荠甘蔗嘴里嚼。尖糕烧饼腰里塞。挤进庵堂去烧香，鞋子落脱赤双脚。”可见当年南门码头的盛况空前。百年前的钟声，穿越了无数纷繁的时光，在这蜿蜒的河湾响起。叶鼎洛的童年就在这里度过。

叶鼎洛祖上为叶颀后裔，自福建迁入江阴。《江阴东叶家桥叶氏宗谱》中有记载，明初，有名叶礼者，宋高宗相颀九世孙，先居武进北孝西乡夏墅，旋又迁安东乡辉龙地村。其五世叶祥，自辉龙村再迁江阴东叶家桥，即今长泾与陆桥接界的叶桥村。叶鼎洛高祖文惠在南门经营纱号发家，在石子街买了一个破落户的房产，故在此落下根基，再经士潜、世祯等苦心经营，叶家在南门已有名望。

叶宅的大门和院墙还是呈现出一股霸气的，木质的窗格栅有很讲究的造型，屋檐也都带着饰纹。祖上一直经商，但吃过官吏不少苦头，到叶士潜时更窝囊，因而他在临终前就拉着孙子之麒的手说：

“家业尚可，你要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于是，叶鼎洛祖父世祯就送儿子之麒去读城里最好的小学堂。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二十六岁的叶之麒考取秀才，进入南菁书院读书。和当时大部分读书人一样，之麒主攻的方向也是科举。从二十七岁开始，叶秀才连续三次参加位于南京秦淮河畔的江南贡院的乡试。直到1906年废除科举，



推着独轮车的码头搬运工

之麒始终未能如愿考取举人，这一年他三十三岁，无奈地看着自己半生的科考路，他直摇头。倘若科举没废除，他还得考取举人，然后抱着火星般大小的希望，继续参加会试、殿试，考中进士之后，才可能顺理成章地进入仕途。现在一切希望落空了。他心灰意懒，便开始借酒浇愁，破罐破摔。尽管他满腹经纶，但终究变成纨绔子弟，除嗜酒如命外，还喜欢赌钱，后来还吸鸦片上了瘾，祖上经营的纱号只得转卖他人。待叶鼎洛长大一些时，家道已经败落。

叶鼎洛是1897年11月18日（农历丁酉年十月廿四日戌时）出生的，当时的叶家仅靠房租养家糊口。为了一家生计，叶鼎洛母亲王氏除了接些裁缝店的加工活外，就是冒着刺骨的寒风只身去河浜捞蚌卖钱，她用自己坚强的双肩支撑着这个破落之家。叶鼎洛忘不了三岁时他和一群小朋友玩游戏，被伙伴从石桥上失手推下来，摔倒在河埠后昏迷过去，是汰衣裳的母亲奔过来，抱着他步行几里路去东门的福音医院急诊。医生说若是再晚去一小时，孩子的命便没有了。他忘不了童年时母亲照顾生病的自己，那时母亲已身怀六甲，她为他采摘来一条新鲜的黄瓜，鼓励儿子战胜病魔。

不多久，小鼎洛就有了一个妹妹，比他小三岁，母亲非常喜欢妹妹，常用“阿妹”来称呼她。叶鼎洛长大一些的时候，父亲正式告诉他说：“我给你妹早就起好名字的，叫叶鼎力，你娘说不好听，说不像女孩子名字。她懂得什么，我给你俩取这名是有意愿的，望你们兄妹能鼎力相助！”小鼎洛觉得妹妹名字大气，觉察到了父亲的能耐。

叶鼎洛小时候就有绘画天赋。一次，他们家的乡下亲戚送来一篮子山芋，山芋上粘着黄泥巴，是那种带着铁红色的黏土，经太阳一晒，硬得如同石头。叶鼎洛没见过这种带红色的泥，他低下身，用手从山芋上掰下一块，就在自家厨房的白墙壁上进行涂鸦。

母亲还是希望儿子将来学一门手艺，所以当儿子开始在墙上涂鸦时，她完全是鼓励式的教育，让他集中一块墙面画，画满了用抹布擦一擦再画。

叶之麒想让儿子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于是，也经常搞些小奖

励，给儿子买或者借些《幼学琼林》《论语》《孟子》《诗经》《左传》《古文观止》之类的读物。

童年对于一个作家的影响，意义是很重大的。叶鼎洛成年后能走上创作之路，应当感谢他那位有“旧陋习”的父亲叶之麒，是叶之麒逼着他从小看一些杂书的。基本能认字时，叶鼎洛便拿着一本小说在父亲面前看。只要看儿子手里拿着书，父亲就很放心，他也很开心。从此，看书就成了叶鼎洛的一种习惯，直到晚年，除非病得起不了床。

叶鼎洛的早熟，与自己不幸的家境有关。

那些年月，母亲每天早上要去菜市场捡菜边皮回来，然后加工成腌菜。腌菜中成色好的，她要拿到开饭店的人家去出售，自家吃的基本是次等的腌菜。母亲会动脑子，变臭变质的腌菜不能吃，就拿到太阳下暴晒几日，做成梅干菜，然后到肉墩头讨回些猪头肉，做梅菜扣肉。在叶鼎洛记忆里，母亲是世界上最辛苦的人，由于家庭贫困，



《梨园子弟》书影